

弟子箴言

乙亥年三月

弟子箴言

姚樹基題



歡 迎 流 通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出版

印刷處 明善書局
藏版處 明善書局

分 銷 處

善書流通處	善書流通處	文華石印局	有益書局	黃允昌	通行善書會	崇德慈善書局	明善書流通處	善書流通處	善書流通處	中和書局	寶善書局	宣化流通處	義昌紗莊善書部
四川中壩縣	察哈爾宣化縣	雲南省垣甘公祠街	安慶臨江	河南南衛	長沙坡子街	綏遠歸綏縣小東街	長春西四馬路	浙江建德縣	福建建甌縣	江西景德鎮廠	湖北南陽	四川資中縣西街牌坊口	廣東新街

總發行所上海法租界嵩山路明善書局

弟子箴言序

匠者之有規矩不易之法也。儒者之有教令不易之理也。浸灌乎仁義中正之理以範乎規矩準繩之中要必自弟子始。程子曰：人之幼也，心知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皆盈耳充腹，若固有之。後雖有譏說搖惑，不能入也。然則教弟子者，豈可以不豫哉？達源方六歲，先祖襟江公教之讀書於古人嘉言善行，隨時指授，輒有所感觸於心，稍長，侍家大人講席，督策益嚴。凡掖之使進於善，杜之使遠於惡者，引據古今旁通互證，津津焉不倦於口，弱冠遊嶽麓，受業於羅慎齋夫子，凡十年。通籍後，益得聞緒論於大人長者之前，蓋其提撕警覺，莫不精微洞透，勸戒炯然。此達源所夙夜秉承而不敢放逸怠惰，以自暴棄者也。顧嘗竊念生平志向有定，庶幾循序而漸進焉者，既已備承父師之教，獨不思推衍緒餘爲弟子誨乎？况弟子渾然之天性，甚易漓寬然之歲月，甚易逝乎？於是撮舉舊聞，往復告語，引伸之以暢其義，曲喻之以達其情，或援經以明得失之幾，或證史以立是非之鑒，辭歸明顯，意寓箴規，其所以獎勸而儆惕者，蓋亦略具於此。乃彙輯而類分之，次爲十六卷。士莫先於奮志氣而學問，則擇執之功，莫切於正身心而言語，則榮辱之主，修其彝倫，族黨之誼，謹其直諒，便佞之閑，嚴其禮教，範圍之防，辨其義利公私之界，謙讓節儉善之修也，驕惰奢侈惡之戒也，德備而才全，體明而用適，故以擴才識裕經濟終焉。夫今日之弟子，異日之成材也，棟樑宜廣廈之施舟楫，致大川之用，卽其所以表見於世，卓然共稱爲天下之材，抑知天地山澤之氣，磅礴鬱積，發爲英奇大匠工師復正之以繩墨，範之以規矩，而後棟樑之施始著，舟楫之用始彰，材之成就，夫豈易易也哉？吾

故曰教弟子者不可以不豫也。嗚呼導之則從禁之則止孰不樂其弟子之賢而慮其弟子之惡哉。矧吾惓惓之意所責望於弟子者尤遠且大乎。弟子苟鑒於是而知勉焉奮發果毅篤實踐履毋好奇毋自是毋畏難苟安以聖賢爲必可學以道德爲必可行時敏日新無少間斷其有不臻於德崇而業廣者鮮矣。則是編也豈非弟子成材之助哉。

道光十五年乙未正月丁卯雲閣胡達源序於京都寓齋之聞妙香軒

弟子箴言目錄

益陽胡達源清甫譔

奮志氣第一

勤學問第二

正身心第三

慎言語第四

篤倫紀第五

睦族鄰第六

親君子第七

遠小人第八

明禮教第九

辨義利第十

崇謙讓第十一

尚節儉第十二

敬驕惰第十三

戒奢侈第十四

擴才識第十五

男林翼校字

裕經濟第十六

弟子箴言

益陽胡達源清甫撰

男林翼校字

奮志氣第一

○人當幼學之時。卽具大人之事。孟子曰。尙志。志於仁。充其惻隱之心。可以仁育萬物矣。志於義。充其羞惡之心。可以義正萬民矣。居仁由義。體用已全。此士之志也。此士之事也。此大人之事也。

○孟子養氣之說。發前聖所未發。浩然之氣。至大而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也。惟能直養無害。則合乎道義。以爲之助。而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矣。人皆有是氣。亦貴夫養之而已。吾謂學聖人者。當自此始。

○知言養氣。孟子絕大本領。絕大學問。朱子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此孟子接引後學。將一生得力處。現身指點。學者急須領取。

○平旦之氣。良心自存。當保養於萌蘖發生之際。赤子之心。大人不失。惟擴充其純一無僞之天。一則完其固有一則救其梏亡。大人固足尙矣。若已至於梏亡。則惟於夜氣清明之時。實用其操存之力。豈此幾希者。遂不可以復哉。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聖人固百世之師也。乃其興起者。卽聖人之徒也。有興起之志氣。卽有興

起之學問。果毅奮發。孜孜不已。何患不到聖賢地步。

○富貴子弟。易於驕淫。苟能脫去。執緒氣習。勉強學問。卓然樹立。卽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子弟。易於委靡。苟能樹起。寒酸脊梁。灑落風塵。卓然振拔。卽孟子所謂貧賤不能移。此兩種人。擴而充之。豈非大丈夫哉。吾愛之敬之。

○或謂富貴子弟有所賴。而樹立較貧賤子弟似爲稍易。吾謂不然。試觀世間多少富貴子弟。怙侈性成。自甘暴棄。一蹶不能復振。而大學問。大經濟。類皆起於貧賤。何也。有所賴者。志氣蕩而易流。無所賴者。志氣困而易奮也。故處富貴者。如下峻坂之馬。步步控勒。庶免蹉跌。處貧賤者。如駕上灘之舟。步步支撐。庶免奔駛。二者皆傑士也。

○告以義而欣然。色喜者。善心之所發也。責以正而赧然。色慚者。恥心之所動也。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此心一動。踔厲風發。勇往直前。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便可進於聖賢。甚矣。恥之於人大矣。

○責人之甘爲庸愚。則怒。教人之學爲聖賢。則驚。抑思吾人不學聖賢。便是庸愚。不肯受庸愚之名。而甘蹈庸愚之實。何怒之有。若肯學聖賢之道。卽便是聖賢之徒。何驚之有。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明示以堯舜可爲。又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之言。鼓其奮迅勇猛之氣。有爲者。亦若是。豈欺我哉。

○堯舜君民。伊尹之志也。克己復禮。顏子之學也。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熊敬修先生曰。志伊尹之所志。當自一介始。學顏子之所學。當自四勿始。希聖之士。宜於此實下工夫。

○學者立志。必要做第一等事。必要做第一等人。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朱子曰。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忤。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按此言人。必剛硬果決。乃能肩荷得重大擔子。要只在自反常直。此道義之助。剛大之本體也。不然。只是血氣之強耳。奚足貴哉。

○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須反覆思量。見病痛起處。勇猛奮發。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此朱子爲學者特地提醒。須知道勇猛奮發。有沈舟破釜工夫。一躍躍出。便是超凡入聖境界。○只從今日爲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按朱子只從今日爲始。一語要人奮勵向前。不可稍有等待。而又隨時隨處隨物隨事。皆有一段精神貫注。更無鬆懈。如此工夫。何患不純熟。何患不光明。

○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須是謹言。謹行。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朱子之意。謂學者志向以遠大爲歸。工夫以切近爲要。有切近處。乃能有遠大處。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何等志氣。何等學問。此橫渠先生擔荷斯道之言。千載下讀之。令人興起。

○修曰。自修強曰自強。是立心尋向上去。暴曰自暴。棄曰自棄。是甘心墮落下來。全在自己主。張總要學君子上達。

○人無百年不衰之筋骸。而有百年不衰之志氣。血氣用事。嗜欲。枯亡。則筋力易衰。志氣清明。義理充裕。則精神自固。故曰不學便老。而衰恐嗜欲之枯亡也。

○物閒則蠹。人閒則廢。此身在家庭倫紀之事。係焉。此身在天下民物之事。係焉。爲閒人者。卽廢人也。此心安乎。

○貞固足以幹事。具有全副精神。精神生於志氣。志氣奮乎道義。

○德之慧術之智。皆從痰疾中奮發振起出來。故經鍛鍊者爲精金。經磨礪者爲良士。

○頂天立地的人。泛言之。是戴高履厚之儔。實言之。有經天緯地之事。三才者。天地人。切莫輕看此人字。

○每念程子大其心使開闊。豈徒託之空言。高望遠志而已乎。後來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切實讀去。方見得道理包羅規模宏遠。心思便自開闊。

○朱子編輯小學。又何以切近如此。只爲聰明子弟。不從小學培壅根基。志氣浮蕩。終鮮成就。故步步引入規矩。使他志定氣凝。後來便是顛撲不破。

○父生之師教之。君成之。可以對君父師友而無慚愧之心。其識趣何如。其建樹何如。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吾志乎君子所貴焉而已。

○見患難而避。遇得失而動者。其志氣先自靡也。君子知命守義。不爲害怵。不爲利昏。

○計較者。必趨於苟賤不廉之地。圓熟者。必流爲阿諛巧便之人。君子大中至正。以道義自處。並以道義處人。

○東漢名節。可以厲畏葸退縮之風。西晉清談。適足長浮薄虛矯之習。君子於名節有取焉。

○腳根站定。如磐石砥柱。不可動搖。眼界放開。如黃鵠高舉。見天地方圓。○諸葛武侯氣象。甚大唐之陸宣公。宋之范文正。亦皆傑出之才。當其草茅坐論。器識宏遠。一日舉而措之。裕如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抱負豈偶然哉。

○爲一鄉不可少之人。非必才高一鄉也。爲天下不可少之人。非必才高天下也。有果銳之氣。以運其才。才無不用處。卽才無不到處。

○范文正公作事。必要盡其力。曰。爲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可見文正沈毅之氣。

○是非正天理。明三綱五常。立清其大本。大源庶幾。君子之歸乎。

○剛則常伸於萬物之上。慾則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此謝上蔡所以致慨也。

○志如大將。氣如三軍。大將指揮三軍雷動。未有志奮而力不足者。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兩則字。可想其勇決迅速之神。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人當平安之日。每存恐懼之心。未有不吉者也。卽當恐懼之時。而加修省之力。未有不亨者也。故曰。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泉之出也。惟其果決必行。故能流而成川。山之靜也。惟其淳涵不竭。故能出之有本。動靜交修。養正之道也。要其得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喫緊則在一果字。

○艮上巽下爲蠱。巽則無奮迅之志。止則無健行之才。因循苟且。積漸而至於壞。此致蠱之由也。必須奮發剛毅。大力幹旋。有振民育德之功。而蠱可治矣。不植不立。不振不起。喫緊則在一振字。

○儒行凡十七條。言自立者二。曰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又曰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言特立者二。曰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又曰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蠱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同弗與。異弗非也。夫卓然拔俗。不假扶植而自立。翹然出衆。獨標風節而特立者。誠不愧於儒矣。學者果踐其言。不亦君子儒哉。

○居處而侈溢。飲食而濃滯。在庸人爲之。則爲狗欲。在君子視之。則爲害義。吾心正大清明。將以求人之安也。斷不以四肢之安。而侈其願。將以給人之欲也。斷不以口腹之欲。而肆其情。儒行曰。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滯。其剛毅有如此者。居處飲食。本屬小事。然而有制有節。則非剛毅不能。況其大者乎。

○浮躁者不可以窮理。無沈毅之氣以入之也。委靡者不可以任事。無奮發之氣以出之也。

○悠久。天地之所以成物也。春夏秋冬。四時之運行以漸恆久。君子之所以成業也。藏修游息。一心之貞固。有常。

○有果志者。怠志不足以乘之。有定志者。歧志不足以搖之。有真氣者。客氣不足以動之。有正氣者。邪氣不足以犯之。要其純實堅確。浩乎沛然。不外集義工夫。非可以襲取也。

○體懈神昏。未可以更新矣。志輕氣浮。未可以圖成矣。君子自愛自重。有振作。斷無因循。希望。

希賢。愈奮發。亦愈堅忍。

○相者謂吾富貴。信乎。必有所致富貴之理。命者謂吾貧賤。信乎。必有所以處貧賤之道。盡其在我。乃有人事。聽其在天。必有天理。

○天下之大。何地無才。才固不擇地而生也。卽不能因地而限也。自古英賢碩彥。或產僻壤窮鄉。而翹然獨出乎眾者。其志趣廣大。其見識高遠。及至功德成就。鄉里生光。人豈限於地哉。

○人不盡死於安樂。而安樂之可死者多矣。人不盡生於憂患。而憂患之可生者多矣。古今大聖大賢。困窮拂鬱。耐人之所不能耐。忍人之所不能忍。及其擔當大任。卽在此中磨礪出來。其困也。天默相之。其順也。天玉成之。不因境而挫者。未有不因境而成者也。人豈限於境哉。

○讀經史。足以增長志氣。親師友。足以激厲志氣。周覽名山大川。足以開拓志氣。趨蹌清廟明堂。足以整齊志氣。有感而興起。其偶也。天君自主持。其常也。

○賢良三策。開漢室儒學之先者。董子也。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有大功。此言天德工夫。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言王道本領。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此言教化規模。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此言學術一。則治術自一。蔡聞之先生。謂是語足定漢家四百年天下之基。豈溢美哉。

○原道一篇。韓子扶翼道統而作也。孟子而後。第一大文字。第一大見識。非體道有得者。不能也。韓子之時。異端並起。大道晦塞。而獨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斯道之正統。獨稱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獨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此等大綱大節。皆卓然有見。自具眼孔。發前賢所

未發。使天下後世學者有所聞而興起。可謂豪傑之士矣。

○西銘一篇。橫渠先生以天地父母之心爲心胸中渾然萬物一體生生之意。充滿無間。此求仁之要旨也。吾之體性得於天地父母。皆可以爲聖爲賢。彼汨於私欲者。自爲悖子耳。自爲賊子耳。自爲不才子耳。必要爲聖爲賢。盡天地之性。充天地之體。斯爲肖子。熟味此文。如許愷惻。如許闊大。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參天地贊化育者。具見於此。先生聞生皇子甚喜。見餓孺者。食便不美。卽此意也。

○朱子道承孔孟學契周程。其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張子贊曰。蚤閱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其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按此五贊。各抒精詣。妙契真傳。往復讀之。恍如親炙。學者有志於聖賢之道。其潛心體察焉。

○魏鶴山曰。濂溪先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垂絕之緒。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鬼神曰陰陽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而知其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孔。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也。按濂溪開導學者。乃知其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爲堯舜。爲周孔。人惟視其身最貴。斯其志最大。而其學最切。且近。則所詣豈不遠哉。

○眞西山先生曰。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之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爲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又曰。吾黨之士。倘有志於聖賢之學。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蹈茨棘也。先生苦口婆心。惻惻款款。招引天下有志之士。學者當悚然而起矣。

○范淳甫先生曰。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爲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此論義理精粹。實本於孟子養氣大勇之說。而推闡之。然則直養之功。集義之說。豈可不急講哉。

○胡明仲寅文定公長子。朱子謂公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按公當紹興之際。其所歌誦。慨然有恢復之志。可謂抱負非常。其讀史管見。辭嚴義正。卽本於安國春秋有剛大正直之氣。公眞豪傑矣哉。

○陸象山先生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卽己分內事。己分內事。卽宇宙內事。又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

理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云云。先生此論。自少時發之。見得此心與宇宙最闊大。最親切。參贊經綸。自是吾人分內事。

○辛未春。達源以優貢試禮部。其秋南歸。侍家大人朝夕講誦。乙亥。四弟達澍。充補宗學教習。達源則肄業成均。戊寅。舉京兆。己卯。進士。及第。前後留京五載。大人手書前賢粹語。再三督策。大旨以奮勵志氣爲先。書曰。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又曰。丈夫處世。卽甚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穉之日。見於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於泰華。可使其人輕於鴻毛。是以君子慎之。又曰。以虛心遜志。精探仁義道德之奧。以剛腸強力。戰勝紛華靡麗之交。又曰。學者須要豎得這身子起。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又曰。戰戰兢兢。是不敢有些子放肆。戒懼恐懼。是不敢有些子惰慢。又曰。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卻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又曰。每至夕陽檢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煅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云云。達源每得一書。反覆誦讀。如親承提命。頓覺精神振刷。志氣激揚。邇年來。大人年益高。神明愈健。家書絡繹。蠅頭小楷。皆屬名言。至論夙夜省覽。敢不謹守而實踐之耶。大人熟於前賢語錄。特撮舉以示訓。故未詳其姓氏云。

勤學問第二

○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理具於心。而散於事物。必博學周知。俾萬理皆聚而無所遺。必審問剖決。俾萬理皆辨而無所惑。此君子進德之要也。

○大畜。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惟能剛健篤實。則所畜自大。充實而有光輝。德乃日新矣。故曰。